

八路軍學兵隊

陳克寒著

戰地生活叢刊

第八種

八
路
軍
學
兵
隊

陳克寒著

戰地生活叢刊

八路軍學兵隊

本書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中華民國廿七年六月廿七日漢初版

發行額：二〇〇〇冊

發	發	著
行	行	作
所	人	人
	張	陳
上海雜誌公司	靜	克
	廬	寒

總店：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支	店	分	店
廣州	梧州	宜昌	重慶
成都	西安	武昌	長沙
漢中	蘭州	桂林	昆明
		洛陽	許昌

每冊實價二角

戰地生活
叢刊之七
八路軍學兵隊

目次：

一	戰爭把青年驅逐到劉村	一
二	組織·教育·生活	四
三	救亡室與劉村老百姓	九
四	便衣隊到了劉村	一三
五	過新年	一七
六	歡送四十壯士到前線	二一
七	雪山夜戰	二六
八	突擊啊	三〇

九	三日行軍·····	三四
一	出發·····	三四
二	路上·····	三七
三	大休息·····	四一
四	在杜府·····	四三
五	朱總司令·····	四五
六	訓話·····	四八
七	第二天——參觀聯歡·····	五一
八	歸途（第三天）·····	五三
九	防空·····	五四
十	遭遇戰·····	五六
十一	到了家·····	五七
十二	結語·····	五九
一〇	畢業了·····	六〇
一一	打游擊·····	六三

八路軍學兵隊

一 戰爭把青年驅逐到劉村

去年九月十月華北戰事曾有一度暫時穩定的局面，這就是敵我雙方在忻口的對峙。今天你佔領我一個高地，明天我奪得你一個山頭。雖然敵人的飛機天天來轟炸，敵人的大砲排齊了向我密射，我們的工事經常被摧毀殆盡，我們的部隊一天天耗損下去，但是陣地始終沒有變更，給予敵人在進入雁門關後意想不到的阻礙。可是到了十月下旬情勢便突然變化，感到「此路不通」的敵軍，在平漢線佔領石家莊後，乘隙由我右脅下——娘子關擠入於是沿正太線而陽泉，壽陽，太原自然然而顛慄，忻口正面的我軍不得不自動撤退下來。原來想作為華北的瑪德里底太原，也於十一月六日以失陷聞。

當時的景象的確是相當淒慘的，同蒲線的公路和鐵道上盡是潰兵與難民，一羣羣的

男女老幼排列成一條長蛇，大車，洋車上裝載着行李，潰兵們三三四四，每個人幾乎都攜着一支槍——長槍，手提機關，甚至機關槍。火車每個車頭掛上幾十輛，車頂上都擠得水洩不通，黑壓壓地坐着動都不能動彈。敵人在後面追，太谷，祁縣，平遙，介休，長驅南下，好像一直要逼到風陵渡。但是大部分的逃難者卻都在臨汾停留下來，找他們的歸集地所。這中間就有不少青年，在上述地區做救亡工作的青年，犧盟會的，動員委員會的，動流工作團的，成批地被作為流亡者。

「到那兒去呢？」這是當時彷徨於臨汾的青年的共通的問題。

八路軍有兵站在臨汾東關，八路軍的駐晉辦事處也剛由太原遷下來，他們中不少的人就去找兵站和辦事處，要求加入八路軍，他們說他們是不甘當亡國奴的，他們決不願跟着逃難，逃過黃河去。辦事處接受了這個請求，在臨汾的西北角，離城十五里，過汾河不遠的地方找到了一個小村——劉村，把他們移植過去，而在那里樹起了「學兵隊」的大旗。

八路軍招募學兵啓事

本路軍決招募學兵，凡有志抗日救國抱有犧牲決心之青年，年在十八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高小以上程度者，不論黨派信仰，勿論階級出身，不分男女性別，均可報名參加。

報名處 臨汾劉村鎮

很快地在劉村鎮附近，在臨汾的城門頭，在大街上，車站上發現這樣的佈告。於是「到劉村去！」便成爲流亡在臨汾的青年底普遍的，甚至一致的口號，汾河上的浮橋忙碌了起來，通劉村的大車道上絡繹不斷的是自己揹着鋪蓋，提着皮包的男女青年。十個，二十個，不斷的增加，起初是山西本省的青年，後來陝西，鄭州，開封，徐州，漢口，都源源不絕的有人去了，這中間有國民黨員，共產黨員，也有新國民黨，青年黨份子，他們有各種不同信仰，但是他們大都是從東西戰場上流亡出來的，他們的家的被毀了，他們的父母兄妹離散了，他們有着一

個共同目標，「抗日救國，打回老家。」

學兵隊便這樣在西戰場上，在戰事最緊急關頭成立起來。學兵隊是青年自己的隊伍，學兵隊是統一戰線的大本營！

二 組織·教育·生活

不上十幾天功夫，聚集到劉村的便有五百多青年，成立了一個大隊，大隊下面編做五個區隊，每個區隊等於一個連隊的樣子。男子總共編四個隊，女的八十幾人獨立成爲一隊，大家叫他做女區隊。區隊以下又按三三制編制，下分分隊，分隊下爲班。大隊設大隊長，大隊附，并有政治幹事一人負責政治工作，區隊設區隊長，原擬設政治指導員，因時間匆忙未成。女區隊長是一個經過二萬五千里的老紅軍，她是紅軍女子中赫赫有名的一個，個性

強悍，善作鼓動演說，簡直不能從她身上看到一絲一毫的女兒氣。她後來走了，代替她的是久作北平學生運動的新女性。

開學的一天，大家都脫去了旗袍長褂，一律換上了灰布軍服，頓時個個都像丘八，女孩子們驕傲地說，我再也不脫去這軍服了，我要成爲游擊隊員。

學兵隊的教育時間分長期短期兩種，長期受訓期兩個月，短期三個星期。長期實行五分軍事，五分政治，課目軍事方面有游擊戰術，射擊學，夜間教育，戰鬥概則等；此外一半時間化在野外演習上。政治方面則有三民主義，政治常識，中國革命基本問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治工作等，目的是在於造成一批真正克苦耐勞的游擊幹部隊。短期較偏重於政治，課目有政治工作，形勢任務政策，羣衆工作等，此外也教一些游擊戰術。以體質較差，不宜於部隊工作的歸入，目的是在極短時期中造成一部份羣衆工作的幹部。就短期訓練的，人數約佔全學兵隊五分之一，在男子中專門成立一個區隊。

課堂里的講課是採取講演式的，每天上五個鐘點的課，完全要由同學做筆記。講課的

盡是些大兵，以致有一位女同學在她的日記裏發問說：「離開著名的教授的課不聽，來聽大兵們的演講，爲的是什麼？」

講起課堂，課堂在那兒呢？課堂就設在老百姓的院子里，同學們買了些黑粉把黃跡斑剝的牆給他抹上一大塊黑的，就做成了黑板，另外又去向老百姓借了些磚塊，木板，長條長的架設起來，便有了坐頭。有時要五個區隊集合在一個廣場上聽課或者聽什麼人的政治報告，同學們便各人揩起一個小包袱跑步去，這個小包袱放在地下坐起來又軟又暖，到比沙發都舒適，這是在實際經驗中想出的方法。

從白天到夜晚，同學們沒有一絲空閑時間的，一早上起來，十五分鐘內洗臉漱口，整理床鋪，便要去出操爬山。原來劉村就在呂梁山的山脚下，過了這山，那里便是黃河，便是陝北。爬山是游擊隊的基本動作之一，同志們對此特別感到興趣，從山脚到山頂上下十幾里路，往往不要一個鐘點。「女同志們，恐怕不行吧！」這就想錯了，她們特別好勝，老是搶在男同志們的前面。

爬山回來才吃早飯，接着就是上課，上午三個鐘點，下午兩個鐘點。黃昏是一天的遊戲時間，那末我們便可看到一堆堆的青年在田塍上，在土墩上，集體的唱着救亡歌曲，或者在空坪上打籃球，排球。一切都是集體的，簡直很少見到獨個兒在想什麼作什麼。

唱歌都有一股時風的，在剛開始成立的時候，大家或許因為剛離開家鄉吧，有些憂鬱的氣息，松花江就成爲他們吐露哀怨的代表，在十一月的寒風里，我們常可看到同志們青着臉低低地悲鳴——那年那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可是在就了一個時期的訓練以後，松花江便比較少唱，代替她的是武裝保衛山西，到最後——快畢業的時候，風氣又轉向了，這時可聽的是衆聲一致的——我們是無敵的游擊隊，無敵的游擊隊……我們黃昏出沒在山林……敵人來到了我們化整爲另齊隱避，敵人宿營了，我們化另爲整再襲擊。這也說明了他們的志願。

晚上是小組討論會，每班有一個學習組長擔任召開，主席是輪流擔任的，題目預先規定，他們最感興趣的是討論與現實有關的問題，像抗戰勝利後國共是否還能合作，抗戰勝

利後革命將怎樣發展。本來規定是十點鐘息燈睡覺的，遇到這樣的問題每每會幾個晚上討論到深夜三四時都不會停止。很有不少同志對國共長期合作發生懷疑，但論爭結果總還是證明可以長期合作的，而且必需長期合作。

我們知道在陝北受訓的，現在住的都是窯洞，學兵隊的居住問題同樣是一個難題，大家都安插在民房里，一家住着一班十個，或五個同學。住得很分散，但一遇號音，便要在兩分鐘以內把隊伍集合起來。吃，起初是三頓，後來因為糧食困難減吃兩頓，當然祇有一個菜，以致在臨汾城民族革命大學里流傳着這樣的消息：學兵隊里苦得很，每天小米都吃不到，用的水也沒有，平均每星期洗一次臉。的確，學兵隊的生活比延安都苦，完全軍事化，一切自己動手，但是精神是挺痛快的，我們會想出很多方法使生活活潑，一點也不感到苦。

三 救亡室與劉村老百姓

在與開學典禮同時，有的還比開學典禮前，每個區隊都成立了救亡室。這是各區隊的羣衆組織，也是羣衆活動的大本營，凡是連隊中的一切，除了行政方面由隊部負責以外，什麼事便都由救亡室擔任幹，而且幫助行政方面作不少工作。每個救亡室有七個委員，一個是主任委員，兩個負責牆報，其他四個人分別負責文化娛樂，經濟，體育衛生，民運。由他們共同組織一個委員會，整個救亡室工作便交託給他們了，由他們去聘請幹事幫助工作。

負責人都是以民主方法產生出來的，由全體同學自己推舉出十三個候選人，當場表決。有幾個救亡室的主任都是做過多年救亡工作的，比如第四區隊救亡室主任在介紹歷史時便是這樣——九一八後在東北做救亡運動，參加秘密組織，謀暴動起來推翻偽政權，不幸事洩被捕，受盡毒刑，罹致肺病咯血，潛逃到北平，參加了一二九運動，南下宣傳中當分隊長，西安事變時在西安負責民先工作。因爲有這樣一段光榮的歷史，同學便自然而然選

上了他

救亡室的工作是最活躍不過的，各股決不會放棄他應負的責任。體育衛生股：每星期日替同志們燒好了開水，要同志們大家洗澡，防止漢奸——虱子的別名——的滋長。經濟股參加廚房管理，保證不吃生飯，而且每星期積下一部份錢來辦理會餐，那時便可以鷄啊肉啊的大吃一頓。文化娛樂股更會籌備好一個小小的同樂會，有滑稽跳舞，有提琴獨奏，有捉漢奸，有各色各樣的玩意兒，名之曰攪名堂，每次同樂會時間約二點鐘。這樣一個星期的疲勞便可以完全在一天內洗淨。有的時候，一個區隊與另一區隊舉行聯歡會，節目便要多一些，並且自然會有一種競賽性質，誰的救亡歌曲唱得最多，誰會攪名堂攪得多。

劉村鎮的老百姓對學兵隊的同志兒子般的愛護。從到劉村的第一天，他們對學兵隊的同志就有一種好感，因為我們不侵犯他們的利益，我們向他們借屋子住經過商議，我們借他們的東西說幾個鐘頭歸還便幾個鐘頭歸還。我們把他們當作自己人，圍住他們的小孩子教他們唱歌，他們家里出了什麼事情便替他們解決。開學前我們便在火神廟與他們

舉行聯歡大會，做戲給他們看，而且以後每逢什麼事情總是請到他們。

救亡室對內是自我教育，自治機關，而對外方面又是作羣衆工作的總機關。在學兵隊是理論與實踐打成一片的，軍事方面講堂講了，就作野外演習，而政治方面講堂講了，却在老百姓身上去實習。劉村以及劉村附近是沒有羣衆組織的，更沒有什麼救亡工作。公道團沒有做工作，犧盟在這兒的影響也不大，動員委員會曾想組織自衛隊，但是因爲動員工作做得不夠深入，缺少宣傳解釋，民衆都視自衛隊爲畏途。同志們相信困難是可以克服的，於是整個動員起來，組織宣傳隊到附近村子去宣傳。女同志到他們的家里去，找老婆子，婦女談，男同志在各個街道上隨便找來往的過路客談，人多的時候便演講，做簡單的戲。在宣傳中更調查農民的生活狀況，與他們中比較開通的份子，最後終於在各個村子中組織起了農民協會。因爲他們知道敵人離開劉村不遠，很快便會到來，要保衛家鄉，保衛自己，農民協會是需要的。

由農民協會，又成立了自衛隊，但是他們不願別人去訓練他們，一定要學兵隊派人去。

這上面便發生統一戰線的實際問題經過艱苦解釋才把自衛隊交給動員委員會辦。

一方面辦農民協會，一方面各救亡室又出版街頭牆報。臨汾這時候沒有報，就是有報也不容易到劉村來，老百姓最迫切希望知道的便是戰事消息，尤其是同蒲線的戰局，因為這與他們有切身關係，救亡室壁報股便每天由八路軍辦事處採訪些消息在牆報上發表，並且畫出地圖加以說明。這中間更加上不少漫畫。

通過農民協會，民運股後來又舉辦民衆學校，也教他們游擊戰術，也教他們唱歌。民衆學校里老的，小的都有，小孩子成立了兒童團，以後每逢在火神廟開會，便把他們邀了去，請他們坐在中央，歡迎他們唱歌。

總之，學兵隊住的地方，丘八已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無論男女老幼，都可以在學兵隊找到他的朋友。